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專 題 選 刊

(三十六)

三民主義形上思想之發展

鄔 昆 如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臺 北 南 港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九 月

三民主義形上思想之發展

鄔 昆 如

緒 論

哲學內涵是透過知識的「觀察」和「判斷」〔註一〕，作為哲學入門，而結論出形而上的原理原則，作為哲學的「體」；然後，再從原理原則的推演，獲得做人處事的基準，這就是哲學的「用」。在哲學的形而上的「體」或倫理學上的「用」，都可以由「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去涵蓋，去完成。

哲學的這種進程：由知識論到形上學，再從形上學到倫理學，其決定哲學體系的因素，固然與知識論有莫大的關係；知識中的「觀察」與「判斷」，祇要差之毫釐，就會失之千里。但是，這種差失之根本原因卻不在於「觀察」，而在於「判斷」，在於原理原則的界定，在於形上學的奠立。亦即是說，形而上的原理原則，才真是直接影響到人生觀的確立，影響到倫理規範的取捨從違。

形上學之所以成為哲學的「體」，也就因此可彰顯出來。

一個最淺顯的比方，就是西洋十九世紀生物革命期中，對生物現象的「觀察」。

生物學家與倫理學者所親眼看見的生命現象，應該是相同的，但是，由於「判斷」不同，因而加深了觀察的角度差異。進化論者覺得：人生是由弱肉強食的動物進化而來，自然亦應該依照競爭的原理才能立足於世界，因而結論出「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原理。這已是由知識論走向了形上學的層面。若把這種「物競天擇」的原理原則，推廣到具體的人生，也就成了人類生活行為的規範了。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就是奠定在這種哲學進程的。反過來，若在「觀察」禽獸行為時，不加入專門選擇兇殘部份的偏見，而全面地觀察動物的整個行為，也必然會發現「虎毒不吃子」的事實，以及「鴉有反哺之慰」和「羊有跪乳之恩」的親情。因而，在禽獸的世界裡，用客觀的方式去探討生存的原理原則，既有競爭，亦有互助。因而，把生物生存的真象認定為「競爭」「互助」並存的原理原則，就成為形上學的探討對象。至於人生是要在倫理規範的定立上，競爭或互助，則要在自由選擇的課題上作文章，首先要問「進化」的意義是進步呢？抑或滯泄不前？抑或退步落後？若肯定人性的發揚，發展人格，使社會安和樂利，則必需宣揚互助，否則就以競爭，甚至升級的鬥爭當作人生行為的規範了。

因而，形上學實為哲學的「體」，它所提出的原理原則，足以影響人生，足以推動各種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各種具體實施。三民主義哲學研究，其最核心的課題，亦必需先界定其形上學的體系。

但是，一種學說的形上體系，總不是一蹴就成的，它有起源、有發展，有開始時的雛形，有發展後的蛻變，有完成期的定型；甚至，在發展期中，亦如生命體一般，不免會遭遇到一些像病菌一般的誤解，甚至邪說的侵襲。如此，形而上學思想的發展，也是哲學研究中中心課題之一。三民主義形上思想之發展，因而也就有其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

本來，三民主義思想，是由 國父孫中山先生始創，而其內容則是中國道統、西洋精華，以及 國父自己的創見。〔註二〕 國父在利用中國固有思想，消融西洋思想的創見中，所形成的根本原理原則，也就是形上學的課題。從三民主義的各種

落實措施，作為「觀察」的對象，來「判斷」出主義的根本原理，也就是形上學奠定的道途。而主義的措施則由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繼承人 先總統蔣公繼續發揚光大；因而，在問題探討的過程中，又必需由 國父到 先總統；再則，有關學理的陳述，也是用同樣的發展路線：由 國父到 先總統。各種「觀察」和「判斷」都應該遵循這條路線去探討。此外，各時代的三民主義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各種研究成果，也在一併研究之列；不過，在學理和實踐的價值評判上，有先後、有輕重之分。凡是 國父有明言的，算是定案；凡是 國父未提及，或有論及而語焉不詳的，由 先總統蔣公言論中找尋註解，亦即是說，凡是 先總統說過的，亦成定案；最後，凡是 國父與 先總統都未有論及，或有論及但語焉不詳的，才由學者去註釋，而註釋的真假對錯，則由 國父及 先總統言論之整個體系（尤其是形而上的原理原則）為尺度，來衡量，來定奪。

就如在三民主義形上學的本體論中的主張，以為「體用論」才是「心物合一論」的註釋，用「物體心用」來解釋心物之合一；因為這學說有「唯物論」之嫌，而且與 先總統蔣公的「視心重於物」的解釋相違背，因而就不能作為三民主義本體論，而應被視為異端邪說。

「無論什麼主義，都有一種哲學思想做基礎。」〔註三〕

「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為民生哲學。」〔註四〕

「仁愛為民生哲學的基礎。」〔註五〕

把上面三段話連結起來，就能結論出「仁愛」是三民主義的思想基礎。但是，問題在於：「仁愛」是什麼？是一種行為？抑或是一種本體？亦即是說：「仁愛」的根又是什麼？它是自本自根的？抑是發自另外一種本體？這末一來，這外在的本體是什麼？是人性？或者是神性？或者是由人性發展成的進化終極的神性？這些問題，都在指向形上學的中心課題：宇宙的終極的本體是什麼？這宇宙是一成不變的呢？抑是一直在生成變化之中？這也就形成了形上學中本體問題與宇宙問題二大構成部份。

哲學的「體」的形上學課題，原就可以從兩個面向去探討：其一是靜態的，專門探究宇宙之本體，這就是「本體論」的課題；其二是動態的，專門研討宇宙之生成變化課題，這就是「宇宙論」。

本體論（原名存有學，西文稱Ontologie，是有關存有之學問）問及：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是什麼？在質的方面，是唯心？是唯物？是心物合一？在量的方面，是一？是二？是多？

宇宙論問：宇宙和人生的來源從何處？是創造？是進化？是創化？宇宙和人生的生成變化問題：是目的？是機械？

在三民主義哲學體系中，界定其本體論的「心物合一」，界定其「進化的目的論」，都必需有理論的根本基礎。

本文所探討的課題，因而也就界定在形上學中「宇宙論」與「本體論」在三民主義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進程。無論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進化目的論」，或是「心物合一論」，其原義，其註解，其演義，其所演生的學說，甚至各種解釋的份量，是非對錯，亦將一併在探討之列。

原始資料

用形上學的知識體系，無論是有關本體論的，或是有關宇宙論的學說，來閱讀國父遺教，或 先總統蔣公遺教，我們可以找到下列的資料：

一、本體論方面

甲、 國父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民國元年十月十一——十三日）

孫文學說（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軍人精神教育（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

乙、先總統

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民國廿四年二月一日）

青年爲學與立業之道（民國廿五年二月十日）

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民國三十年七月九——十日）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反共抗俄基本論（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革命教育的基礎（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

軍事哲學對於一般將領的重要性（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二、宇宙論方面

甲、國父

自傳（民前十五年）

平實尙不肯認錯（民前四年八月）

非學問無以建設（民國元年五月）

求建設之學問爲全國人民負責任（民國元年八月）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民國元年十月十一——十三日）

周應時戰學入門序（民國三年六月）

行之非艱知之維艱（民國六年七月）

孫文學說（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三民主義文言本（民國八年）

實業計劃（民國十年四月廿五日）

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責任（民國十二年十月）

國民以人格救國（民國十二年十月廿日）

民權主義第一講（民國十三年三月九日）

乙、先總統

青年爲學與立業之道（民國廿五年二月十日）

中庸要旨與將領之基本要領（民國廿五年三月三日）

行的道理（民國廿八年三月十五日）

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民國三十年七月九日——十日）

反共抗俄基本論（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革命教育的基礎（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

整體思想發展

從上面的資料內容，配合時間上的順序發展，就足以窺探出整個形上思想的發展進程：先是 國父的學說，後是 先總統的理論；先是宇宙論的探討，後是本體論的研究。

也就從這雙重的先後次序中，我們清理出思想發展的進程如下：

第一期：民前，思想與概念提出期：在這期中，先體認了動態的宇宙觀，而在這宇宙觀中，尋獲了「進化」與「天演」概念。

第二期：從宇宙論到本體論的體系架構時期，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三年。此期又可分成二階段：

第一階段：在動態的宇宙觀中尋找生成變化的根源，而且，在進化事象中從民前思想的約略劃分，進入嚴謹分類學理之中。

第二階段：在尋找變化之根源的同時，所解決的問題不是宇宙論的，而是本體論的。這階段從民國七年的「孫文學說」開始，直到民國十三年的「民權主義」。

結束。

第三期：本體論的發揮與體系的建立時期。此期由先總統蔣公繼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後，一方面「破」唯物論，另一方面「立」心物合一論。此期又可分成二階段：

第一階段：前期：從民國二十四年到四十二年。此期發展了心物合一論的「心物一體論」，而且是「既不偏於心，亦不偏於物」的。

第二階段：後期：從民國四十四年之後。此期發展了「視心重於物」的心物合一論，在三民主義形上體系中，奠定了物和心關係的基礎。

第四期：專家學者的研究。從研究國父思想的形上體系的心得中，學者專家提出各別的見解，並且以學術名詞來命名「心物合一論」。從各方資料的收集中，約有下列七種類型：

- 一、一體論：心和物合成一體。
- 二、二元論：心和物並存。
- 三、兩面論：心和物為一體之兩面。
- 四、同一論：心和物同源。
- 五、中立論：心、物合一後，成為超越的第三者。
- 六、互變論：心、物互變。
- 七、體用論：物體心用論。

以上四期的劃分，事實上祇是前三期為本文的重心，因為，從國父孫中山先生習生物學開始，接受西洋進化學說、來理解宇宙真象之後，形而上問題就在國父思想中展開，後經宇宙生成變化的探討，進入本體論的範圍之後，就正式進入形而上的園地，理論上直指宇宙之最終本體。後來先總統蔣公繼承遺志，專門研究哲學問題，在本體論中，創立了視心重於物的心物合一論，又在實踐哲學的形上基礎上，尋出天人合一的尊神論，一方面提升了人性往上提升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則奠定了本體的基礎。這種理論哲學以及實踐哲學的合一，是三民主義形上思想

的定論。因而，第四期思想是真假對錯判準，都要以第三期第二階段的思想作準則。

現在，我們就進入問題核心，分段來論述思想發展的進程：

第一期 思想與概念

早在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國父在其自傳中，就記載着：

「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註六〕

這裡的「達文之道」，就是達爾文的進化學說。西洋十九世紀的生物革命，給西洋帶來了學術上的莫大衝擊，而國父孫中山先生習醫，也就是專業的生物學者，對達爾文的進化學說自然研究，而且對其學說亦有推崇之意。

進化論所主張的是：宇宙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在進化的過程中；以爲宇宙眞象不是「靜」，而是「動」；於是「動態的宇宙觀」可以說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形上思想中，最早的印象和信念。

「動態的宇宙觀」的信念，來自生物學的專業知識，這知識所展示的，是「天演」和「進化」的概念；「天演」和「進化」是宇宙動態的表象，指出事物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生成變化中。在生成變化的宇宙中，最顯著的現象，就是物種的進化；由低等的生物進化到高等的生物；而身爲高等生物的人類，因而也隸屬於進化的原理中，而且恰好是物種進化的頂端。因此，人類來源問題，透過進化的解說，就成了「由獸到人」的演變原則。

「由獸到人」的進化，自然是經過幾許優勝劣敗，幾許弱肉強食，幾許物競天擇，以及生存淘汰。這樣，問題就在於：是否弱肉強食就是進化的原則？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國紀元前四年的「平實尚不肯認錯」的專論中，就特別強調了：進化是有分類的，至少分成「自然進化」與「人事進化」兩種不同的類型。不錯，人類的存在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但是，人的行爲却不再是自然的

，它是人爲的，是人文世界的一部份：人文世界是不同於自然世界的，國父說：

「自然與人事，固絕對之不同也。……爾以人爲自然，則以人事亦爲自然乎？此爾之大錯特錯點也。……進化之程度愈高，則離天然愈遠。……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註七〕

第二期 體系架構

有了第一期的概念：進化、天演、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區分，又有了動態的宇宙觀之後，就要確立區分中進化的原理原則。

自然進化所採用的競爭，與人事進化所當遵守的互助，在這期一開始時就已標明。

在「非學問無以建設」中，國父說：

「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註八〕

這種「自然進化用競爭」以及「人類進化用互助」的劃分，是第二期體系架構第一階段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顯然的已超乎了西洋十九世紀進化論的早期理論。在「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中，國父說：

「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爲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註九〕

這種批判達爾文之思想（民國元年十月）與第一期思想之「雅癖達文之道」（民國紀元前十五年），顯然地有本質上的進步。

這種宇宙生成變化問題的思想，還要一直發展下去，在「周應時戰學入門序」（民國三年六月）中的一段話：

「倘進化前途無所障礙，祇有進而無退，則世界大同，可指日而待……近百

年來，白種之物質進化，突超前古，而其心性進化尚未離乎野蠻，故戰爭之禍，於今尤烈……我中華爲世界獨存之古國，開化最早，蠻風久泯，人好和平，不尚爭鬥……」〔註十〕

上面提及的「物質進化」與「文明進化」，或是「物質進化」與「心性進化」，或是「自然進化」與「人事進化」，其實都是在指出：「人類進化」與「自然進化」不同，這不同點就在於「競爭」與「互助」。

進化的分類，以及各分類的進化原則，到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孫文學說」集大成。

「孫文學說」在形上學的探討中，一方面結束宇宙進化問題的各種討論，用體系的架構集了上述各時期對生成變化問題的大成；在另一方面，試圖解決這生成變化的最終原因，這也就揭開了本體論探討的序幕：問及存在的本體是什麼的課題。

在進入本體的探討之前，我們先對「孫文學說」中所作的宇宙論集大成的工作，作全盤的瞭解。

首先，國父把宇宙整體的生成變化問題，用三大時期來統括：

「而作者則以爲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爲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爲人類進化之時期。」〔註一一〕

繼而，舉列出每個時期的進化原則：

「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註一二〕

再進一步，就指出「動態的宇宙觀」，在進化過程中，都具有「目的性」，而不是機械唯物的。國父說：

「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爲目的。……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爲第二期之進化。……人類進化之目的爲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註一三〕

有了進化的學說，有了進化的階段，有了進化的原則，有了進化的目的，在宇宙論的探討中，就已完成了大部份的工作；現在所剩下的，祇是進化的「元始」的

設定，究竟宇宙進化最初的情形怎麼樣？進化的最早原質是什麼？這也就是在 國父進化學說第一期物質進化所要解答的問題。

「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註一四〕

從此，在 國父當時的科學探討中，物質由元素構成，而元素由電子構成，電子是太極所生。因此，太極即是物質進化之根源。

物質存在之後，聚成地球，就是進化第一期的完成。有了地球之後，進化並沒有停止，仍在繼續，這就是第二期之進化，是物種進化時期。物種進化最重要的是生命；地球經過長久的進化，各種物質條件充足之後，就有「生元」的出現；生元出現之後，配合着物質條件，就是「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註一五〕

人類來自生元，物質來自太極；生元和太極由何而來，在這裡並沒有明言，生元如何會進化成人，太極如何會進化成物質，這裡亦沒有提及。至於第三期之人類進化，如何能從人性進化到神性，則有明確的描述，那就是「實業計劃」和「國民以人格救國」所提出的原則：

「後達爾文而起之哲學家，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故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爲妙也。」〔註一六〕

上面一段話是 國父民國十年四月廿五日所說的，主旨在於「消除獸性的鬥爭」。在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國民以人格救國」中，更清楚地指出：

「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註一七〕

這裡所指出的進化程序，配合着先前所論述的，宇宙進化總進程就是：從物到獸，從獸到人，從人到神。在進化的原則看來，則是從獸到人靠物競天擇，而從人到神則是：先減少獸性，造成人格，再來就是消滅獸性，發生神性，而其原則則是人際關係的仁愛和互助。

從此，整個宇宙論的架構就完成了；在「質」的方面來看宇宙的進化，就如下表所示：

物質進化時期：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

物種進化時期：生元……→獸……→人。

人類進化時期：人→人性→人格→神。

這種從物到獸，從獸到人，從人到神的進化過程，恰好也暴露了進化階段中，存在等級的往上提升；而且，在這種往上提升中，展現了價值體系：獸性高於物性，人性高於獸性，神性高於人性；因此，才会有從人性發展到神性的理想，從獸性進化到人性的企望，從物性進化到獸性的描繪。這種理想、企望、描繪、都有其原理原則當循，尤其是從人性發展到神性的理想（國父以為當今已進入到人類進化的階段），一定得遵守「減少獸性、增多人性」，以及進一步的「消滅獸性，發生神性」的原則。減少獸性，增多人性，也就是擯棄人際關係的競爭，而採用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消滅獸性，發生神性，就是要消除人際關係的仇恨，而用仁愛來代替鬥爭。

國父創立三民主義的信念，也就是從理論落實到具體政治社會的生活中，展望着儒家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展望着「爾旨得成，在地若天」的天國降臨下地的天堂境界。

站在宇宙目的的進化論之外，來看整個動態的宇宙觀，在哲學形而上的探討上，當然就問及那「太極」「生元」，以及「物性」「獸性」「人性」「神性」，究

竟是什麼的問題；又它們相互之間，除了時間先後的進化特性之外，在「質」和「量」的尺度下，究竟又有什麼關係的問題，就成了宇宙論課題之外，進入了本體論的領域。上面已有提及，「太極」和「生元」的來源問題，國父沒有明言，還有就是「太極」「生元」的性質是什麼，甚至，「人類」「神性」是什麼，除了「人是萬物之靈」〔註一八〕之外，亦沒有明確的解說。這些問題，都有待本體論的研究，才能獲得解答。

本體論問題的提出，是在本文的第二期體系架構中，亦即由宇宙論的展開，自然而然地引出本體論的課題。也就是說，在動態的宇宙觀中，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宇宙變化背後的本體的探究。

最先引發這本體問題的，是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的「軍人精神教育」：

「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註一九〕

這顯然地引出了本體論中的「質」的問題，宇宙的本質是物質，抑或是精神？或者是精神物質合一的東西？「軍人精神教育」中的「二者本合為一」的表出，顯然是標明了「心物合一」的選擇，也因此根本上擯棄了祇以精神為宇宙本體的唯心論，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以物質為宇宙唯一本體的唯物論。

但是，「二者本合為一」的語句，表面上看似是答案，而在學理的探求上則成為問題的開端；因為，這種「二者本合為一」的說法，是否指出「心物並重」？是否意味「一體兩面」？是否含穩「心物一體」？是否意謂「心物相生」？

這些問題就都是本體論的課題，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沒有作進一步的探討。我們要在先總統蔣公的思想中去追尋。這就是三民主義形上思想第三期的發展。

第三期 本體論的發揮與體系的建立

先總統蔣公爲了要用「行」概念，去連貫宇宙和人生，因而去理解動態的宇宙論，因而特別關心宇宙本體的問題，而設法用哲學上形而上學的體系，來瞭解物質和精神「二者本合爲一」的原義。

早在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的「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中，就指出：

「天下一切事件，總不外乎精神和物質二者，因此在哲學上產生唯物論、唯心論和一元論、二元論等等不同的學說。……本人現年快要五十歲了，三十年以來，就時常留意研究這個問題。據我研究的心得，認定精神離了物質，既無由表現；物質離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與物質，實爲一體之二面，或者說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所以無論唯心唯物，如果偏執一見，都是錯的。」〔註二十〕

這裡說的「一物之二象」或者「一體之二面」，都在說明「量」的本體是一元的，而且，這一元絕非偏於唯心，亦非偏於唯物，因爲「無論唯心唯物，如果偏執一見，都是錯的。」而是精神與物質「相因而生」，並且「相需而成」。因而，宇宙本體是「心物合一體」。

這心物合一體，既然是能解釋「天下一切事物」的，是現實世界諸現象的根本；在時間的追溯上，原始時代的「心物合一體」是怎麼樣的呢？

六年之後，民國三十年七月，先總統蔣公在其「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中說：

「中國哲學，不僅是窮究宇宙，調理萬物，而且是闡明天人合一，萬物一理的，就是『太極』。『太極』兩字，如果拿現在的用語來說，就是一切人爲法則與自然法則的最高哲理，也就是宇宙真善美的唯一極則，而爲一切宇宙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共具的本質。」〔註二一〕

因此，「心物合一體」的原始存在，就是「太極」，這就完全符合了 國父孫

中山先生動態宇宙觀的太初探討，以「太極」為宇宙進化最原始的本質。

這麼一來，「太極」本身應是「心」和「物」的共同淵源，同時亦是宇宙整體以及人生整體的淵源。從這原本是「一」的淵源，才會產生「心物合一」的萬事萬物；而萬事萬物的存在雖然衆多繁雜，但是，却仍然在本質上是「心物合一」的。

這種「心物合一體」的理解，再發展下去，就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的「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綜合研究」。先總統說：

「我們總理民生哲學思想，乃是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以民生為歷史進化的重心，可說是綜和心與物二者的最高理想。這與近代哲學界『中立一元論』完全相合。……所以自從這種『中立一元』的宇宙觀的確立，和原子能科學的發明之後，我們總理的哲學思想，在原則上絕對符合這個科學最新的理論，因為我們一貫的本體論，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着重於人性論。」〔註二二〕

從「心物合一體」的理解，到「中立一元論」的發揮，其間思想的進展，仍然着重在「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這種「不偏不移」的說法，是站在人性論的立場去看的。這種人性論為首的中立一元論引起了後來學者註解的許多分歧思想。

中立一元論的理解從民國三十九年，一直延續到民國四十四年；在這期間發表的言論，都停留在「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的思想中。

就如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的「反共抗俄基本論」，其中強調的：

「民生哲學，承認精神與物質均為本體中的一部份，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分離的。物質不能脫離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脫離物質而存在。宇宙的本體，應是心物合一的。宇宙與人生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上，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註二三〕

這裡，不但指出了「心物合一論」，而且還指出了「宇宙」和「人生」都要由心物合一來理解，因而也給民國三十九年的「着重人性論」，有了足夠的補足說明。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的「革命教育的基礎」所提出的「既不偏於心，亦不偏於物」的學說，就是「心物一體論」。〔註二四〕

直到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的「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這種「不偏於心，亦不偏於物」的「心物合一論」思想，才有突破性的發展；這種突破，原是 先總統有鑑於共產主義赤化神州的事實，以及研究「破」共產唯物思想的方針，以及「立」民生哲學的方案，所設計出來最有體系，最富哲學思想的作品。

首先，在哲學思想的基礎上「破」了唯物共產自身的辯證法，這是「破」的功夫；繼之，就是「立」的工作。在「立」的工作上， 先總統蔣公從中國哲學最根本的地方着手，先把握住其形上思想的精華，那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然後再從「天人合一」的高處，來超度「心物合一」的原義。他說：

「『絕對』的整個範疇，不但是思維的各種方式，而且是萬物存在的各種方式。……在西方來說，這獨一無二的『絕對』，就是指創造宇宙萬物之主——上帝（神）。若依照我們中國哲學來說，那就是指『太極』——上天（神）。這是我研究黑格爾哲學所認為很重要的一點。」〔註二五〕

在這裡，把「太極」看成上帝，是三民主義形上學非常重要的一步，這一步的跨出，改變了前面許多步趨，同時解答了前面許多懸而不決的所有終極問題。

爲了證實這突破性的意見， 先總統蔣公繼續說：

「我們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乃是承認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與『天人合一』的證明。」〔註二六〕

又說：

「因此我說『天人合一』論，就是『心物一體』論的根源。」〔註二七〕

思想發展到這裡，很顯然的就不再可能停留在「不偏於心，亦不偏於物」的立場，而是覺得在「心物一體」論中，心的成份要比物的成份重，精神重於物質，才是三民主義本體論的精華所在。因此， 先總統直接說出：

「綜合上述，可見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乃導源於『天人合一』的觀念。不過這個觀念，自然『視心重於物』的。惟這『視心重於物』的觀念，正是『心物一體』論的特點所在，亦可以說，這是『心物一體』論的原則。所以 國父常說：『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心物一體論，並不是心物並重論。」〔註二八〕

當然，如果把動態的宇宙觀的根源「太極」，看成上帝，而宇宙間的一切，自然必須是「視心重於物」的，而不可能是「心物並重的」。

「視心重於物」的「心物一體」論，再加上傳統的「天人合一」的「尊神論」〔註二九〕也就架構了中國當代三民主義哲學的形上學；宇宙論與本體論，都應該在「視心重於物」，以及「尊神論」的原則下去瞭解。爲什麼呢？這原是 先總統蔣公認清共產唯物思想之後，研究哲學的心得，以爲「宗教」才是反共的最好武器。他說：

「希望我們反共志士，認清這『天』與『神』的觀念，以及其宗教的信仰，都是反共的精神武裝中最精銳的基本武器。」〔註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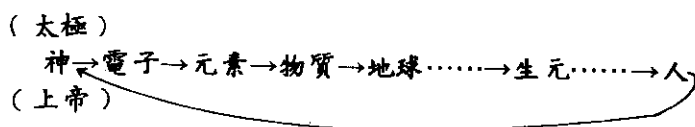
哲學到了宗教的境界，也就是涉及了「人與神」的關係，這人與神的關係中，恰好又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宇宙進化的第三階段：由人到神的階段。本來，在宗教的原義中，神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是宇宙造化之主，亦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但是，經過東方內存思想的陶冶，這超越的神，忽而變成了內存於人心的神。因而，先總統蔣公說：

「我總以爲人生在世，特別是在此反共抗俄與唯物主義戰爭期間，無論你有否宗教信仰，亦無論你對於宗教的觀念如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中爲之主宰的。並且他是無時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註三一〕

這麼一來，也就在三民主義形上學的最深課題中，在最終本體的尋找中，完成了中、西合璧的工作。我們在這裡，一方面可以理解到宇宙終極本體的精神性，也

可以理解到宇宙中萬事萬物的「視心重於物」的「心物合一體」；同時，更能在人性之中，看出其進化成神的可能性，因為，神不但高高在上，亦不但是在宇宙進化之源頭，扮演「太極」的角色，而且亦「無時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這樣，我們就可在這種宗教哲學的理解中，認清宇宙本體，認清宇宙進化，而且，在宇宙之進化過程中，找到人性的起源和歸宿，尊嚴和價值。

綜合上面的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各種探討，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劃出一個表來，透視整個宇宙和人生的課題：



上圖所展示的是：在物質進化時期，「太極動而生電子」，早就由神的創化開始了宇宙的進化，因而才能在第一期進化之目的——地球完成之後，仍然有「生元」作為生命的開始，而且，有宇宙主宰的全能照顧，才真正足以解說「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的「動」，「凝」，「合」，「聚」等力量；還有，有了太始的全能的神，才能理解生元的出現，亦才可能瞭解「從物到獸」的可能性，才能明白「從獸到人」的進化歷程；尤其是到後來，因為神早在人心中，「人的靈魂乃上帝肖像」的學理，才能希望「從人到神」的進化可能性。

整個動態的宇宙觀，因此不是盲目的，不是機械唯物的，而是有目的的，而目的一方面在於進化的神奇，另一方面則在於提升人性，變成神性，既完全和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相符，又與西洋宗教的「上帝降凡」的教義相合。

西洋基督宗教的「爾旨得成，在地若天」，與中國文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亦都能在這種宇宙論和本體論中，找到最好的註解。

難怪早在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十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提出：

「俾從神道而入治道」〔註三二〕

的原理；以及民國元年所提出的：

「以宗教補政治所不及」〔註三三〕

「惟願將來全國皆欽崇至善全能之宗教，以補民國政令之不逮。」〔註三四〕

先總統蔣公亦在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聖誕節告全國教會書」中指出：

「認識基督不僅是一個救人、救世的救主，而且他是一個民族革命，社會革命的導師，實為我們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註三五〕

自民國四十五年之後，無論耶穌受難節，或是耶穌復活節的證道詞，都在闡明「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基督宗教的精神」。〔註三六〕

站在形上學的立場來看，三民主義所傳承的中國道統，就是「天人合一」的「尊神論」；三民主義所接受的西洋精華，就是基督宗教的「神」概念；三民主義的創見，就是融洽了中西精華而特創的「視心重於物」的「心物合一論」。也就在這種形而上體系的領導下，落實下來的人生哲學，才會擺脫「鬥爭」的束縛，而以「仁愛」和「博愛」做基礎，去度「服務的人生」，去「力行」人生的意義。

第四期 專家學者的研究

自從中國推翻數千年的帝制，而實行民主共和以來，三民主義學說既成了建國的原則，許多學者專家，也就開始關心它的思想基礎。在哲學的探討上，也就出現了一些註解「二者本合為一」的形而上本體論的原義。像胡漢民、任覺五等人的「唯生論」，陳立夫的「生元為體說」，葉青的「體用論」，崔載陽的「物體心用論」，黃光學的「行的體用論」，孫常煒的「唯生的一元的相對宇宙觀」，任卓宣的「體用一元論」，高啓圭的「行的本體論」，劉濟羣的「心物並存論」等等。〔註三七〕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們的意見，在宇宙論上的見解，頗能一致，都能以「生生不息」的原則，來解釋宇宙的進化。唯有對宇宙起源論的問題上，因為在 國父遺教

中，找不到清晰的提示，因而沒有涉及。關於本體論的問題，約略可分為二類：一是針對本體的「量」的課題，提出意見；二是針對本體的「質」的課題，發表看法。前者有心物合成後變成一體的「一體論」，心和物並存的「二元論」，心、物成爲一體之二面的「二面論」；後者有主張心物在質上的同源的「同一論」，心物合一後成爲另一種超越的存在的「中立論」，心物互變的「互變論」，以及以爲物體心用的「體用論」。

以上綜合成的各種學說，每一種都可以在遺教中找到基礎，而且亦都能說出其體系，尤其用傳統的訓詁或義理的方式，在遺教中列舉一兩句話，或一兩個字，來作爲學說的支持。就如主張「體用論」的，把 國父所說的：「精神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註三八〕，當作基礎，而結論出「物質是體，精神是用」，然後跳出中國哲學的體用關係，把物質看成「本體」，而把精神看成物質之屬性。這顯然地是唯物論的解釋，完全與三民主義相反，尤其是與 先總統蔣公的「視心重於物」的學說相反。

把「視心重於物」的「心物合一論」以及「天人合一」的「尊神論」當作尺度，去衡量各種學說的得失，自然容易看出學者專家意見的是非對錯。

結 論

從時間的先後的面向來探討三民主義形上思想的發展，好處在能瞭解這種思想發展的進程，而且，能夠在整個進程中，看出體系的架構，避免一些斷章取義的誤解；但是，這種順着時間論述的方法，必須預設一個人的思想是朝着完美的方向，而且事實上亦在發展和進步的途中邁進；這也就是時間先後面向的討論法的難題。本文之所以冒着這種預設的疑難，決定用時間先後的排列，來探討三民主義形上學問題，是有下列兩項理由的：

其一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開創了三民主義，大多祇給了原則性的提示，尤其

在哲學方面，並不是用專業名詞來表出，致使能夠產生不少使人誤解的地方；而先總統蔣公則特別鑽研了哲學，用哲學的專業名詞來處理哲學的問題。因而，先論述 國父所提出的原則，再進而提出 先總統的註解，筆者以為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是：在 國父時代，中國自身的問題，在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尚不甚明顯，尤其是共產黨的禍害，尚沒有暴露真象，因而三民主義哲學的形上基礎，多在「立」的面向發揮，而不注意其可能被利用，可能被誤解的情形。到了 先總統蔣公的時代，以其反共的長久體驗，研究人類文化何以遭此浩劫之後，所獲得的「破」共產主義的方法中，尋獲「立」三民主義的根本基礎。因此，筆者以為，那篇「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是「立」三民主義，以及「破」共產主義，最標準的論文，其中的「視心重於物」的「心物一體論」，是三民主義本體論的定案。

在三民主義形上學的探討中，我們不但認識了「目的進化論」的優越，更獲知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創見，不但能夠補足達爾文的競爭的片面的進化，而且能融和中國道統，把人類前途推向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從人到神」的人類進化思想，不但提升了人性，而且亦作了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工作。在本體論上， 先總統蔣公，更能在「太極」就是「上帝」，就是「神」的學說中，一方面解釋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方面又完成了宇宙論中目的論的基礎，以及「從人到神」的完滿意義。尤其是把上帝看成同時是超越——宇宙之主，同時又是內存——在每個人心中，的學說，更是融滙了中西哲學神學的精華。

三民主義形而上今後的發展，就在學者是否把握住這些成果，繼續努力，創造成一種適應世界潮流，但不同流合污，却能指點迷津的學說體系，不但停留在形而上的領域內自圓其說，而且落實到政治社會的具體生活中，領導一種順天應人的制度，引領世界進入大同，引導人類度安和樂利的生活。

附 註

- 〔註 一〕 民權主義第一講：「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國父全集第一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第六七頁。
- 〔註 二〕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程序，蔣總統集，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三版，第一一三八頁；「我們 總理的主義，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的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現代的國情，摘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 總理他自己獨自見到的真理所融鑄的思想體系，其博大精深，真正可以說推之世界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 〔註 三〕 同註二，第一一三九頁。
- 〔註 四〕 同上。
- 〔註 五〕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三民主義哲學論文集，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第二一頁。
- 〔註 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第二頁。
- 〔註 七〕 同上第八五頁。
- 〔註 八〕 同上第二二八頁。
- 〔註 九〕 同上第二八四頁。
- 〔註 十〕 同上第四冊第一四一八頁。
- 〔註一一〕 同上第一冊第四五五頁。
- 〔註一二〕 同上。
- 〔註一三〕 同上。
- 〔註一四〕 同上。
- 〔註一五〕 同上。
- 〔註一六〕 同上第一冊第六五一頁。
- 〔註一七〕 同上第二冊第五四四頁。
- 〔註一八〕 同上第四七九頁。
- 〔註一九〕 同上第四八〇頁。
- 〔註二十〕 蔣總統集第八五八頁。
- 〔註二一〕 同上第一三五〇頁。
- 〔註二二〕 同上第一七二二頁。
- 〔註二三〕 同上第二四九頁。
- 〔註二四〕 同上第一九一〇頁。
- 〔註二五〕 同上第一九一九頁。
- 〔註二六〕 同上第一九二七頁。
- 〔註二七〕 同上。

- 〔註二八〕 同上第一九二八頁。
- 〔註二九〕 同上。
- 〔註三十〕 同上第一九三一頁。
- 〔註三一〕 同上。
- 〔註三二〕 國父全集第三冊第一五頁。
- 〔註三三〕 同上第二冊第二六二頁。
- 〔註三四〕 同上第三二一頁。
- 〔註三五〕 蔣總統集第二二〇〇頁。
- 〔註三六〕 就如四十八年耶穌受難節的證道詞：「我們人生真要獲得自由，必須追求上帝的真理，尤其要信仰代表真理的基督。」（蔣總統集第二三四九頁）；四十九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惟有宗教才能解決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發揚我們宗教的精神力量，摧毀這無神的唯物主義。」（同上第二三六一頁）；五十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我們以平等、自由、博愛——基督教義為精神的三民主義。」（同上第二三八二頁）；五十二年耶穌復活節證道詞，懷念陳懷中校：「以十字架為中心救人救世的基督徒……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救國救民的革命信徒。」（同上第二四一九頁）。
- 〔註三七〕 參見三民主義哲學論文集，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所收集的各家論文。
- 〔註三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第四七九～四八〇頁。

